

戰場上的節日

李 瑛 著



上 雜 出 版 社



獻給

朝鮮戰場上

英雄
的祖國兒女們

目次

運輸線上·····	一
鋼鐵的洪流·····	一〇
向平壤路上挺進·····	一九
在傷員轉運站·····	二四
追擊途中·····	三一
朝鮮的北緯三十八度線之夜·····	四〇
在前線團指揮所·····	四八
戰場上的節日·····	五六
最後一個人·····	六二
爲了祖國·····	七二

運輸線上

群衆的前面有無數個夜晚，
在迷惘時，我們便去進行
艱苦的鬥爭……。

一次，在山谷裏，
紅色的炭火，
正烤着我們汽車的
凍凝的油底。

司機，高高的顴骨，
濃重眉毛的年輕人：

曾經幹過煤礦的礦工；

曾經爬在高高的電桿上架過線；

以後又轉進汽車工廠裏。

在那兒——

在祖國生產競賽的運動間，

得過三次紅旗的；

如今，

開着他最後一輛

親手裝修起來的汽車，

滿載着成箱的子彈，

在漢城山野的公路上，

在霧和塵土的黃色的海裏，

一浮一沉的，

向火線，

飛跳着，

前進。

前進，

不能打燈的夜行，

穿過敵機

無數張封鎖的火網；

眼睛向着前方，

已經十五天，

他最長的一次睡眠

只是兩點鐘；

而在汽車換擋的

沉靜的一剎裏，

他已能辨出飛機的聲音。

前進，

到岔路口上，

從沒有到過這裏，

也沒有指引方向的星星，

在這兒却必須停止了：

「還有兩小時必須趕到！」

「是！這是命令！」

於是，司機

用烟火照亮着地圖；

然後又跳下車來，

從大衣底下打亮的手電裏，

尋找着印在

堅硬的泥土上

凍結出的、
膠輪的痕跡。

……司機拉緊污黑的手套，
車，仍然
前進。

突然——

三顆，

四顆，

五顆，

照明彈亮了，

「飛機！飛機！注意！」

「跑啊！不能停止！」

「還有兩小時必須趕到！」
想着，就這麼想着。

無邊際的夜空，

彷彿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鐘面。

司機看一下錶，

在鐵板上擦熄了紙烟，

汽車上速率表的指針，

還指在80上。

車，仍然

前進。

一架，

兩架，

繞過山頭的敵機

俯衝下來了，

瘋狂的、貪婪的、

嘶啞的吼叫着，

彷彿盤捲着，並

搖擺着、

撕扯着、

抽打着

整個的山谷，

像一條雙頭的毒蛇。

而在跳躍的子彈的火焰裏，

滑落在他們四週的是

射擊的輕烟和塵土。

車，仍然
前進。

當飛機的聲音消失下去，

司機抓下帽子擦一下前額，

兩個人面對着微笑起來：

「快到尖兵哨了！」

「還有五十五分，我們完成了任務！」

朝鮮的山巒，

在車輪的鐵索下跳過去。

司機胸前的

三顆勞動獎章，

撞動着，搖擺着。

夜——

擴大了一切的聲音……。

一九五一・一・於成川

鋼鐵的洪流

鋼、

鐵、

隊伍、

在前進，

像一條無邊無際的、
滾滾的河流。

清脆的鞭花，

響着——穿過：

燃燒着村舍的跳蕩的火焰，
冰雪封鎖的溝壑，

穿過：

翻越過綿延陰暗的碉堡線，
砲火摧毀的山脊，

我們看見：

那「三八線」傾斜的鐵絲網和
忿怒的嘯叫的臨津江，

那瓦礫、

烟和血，

都成了永遠不能忘記的事。

這便是我們的路：

一端通向祖國母親的屋子，

一端通向朝鮮的戰場。

中國人民志願軍

英雄的砲兵們，在路上

隆隆的，

向前進。

紅色的馬鬃飛揚着，

像跳蕩的火焰；

新月形的蹄鐵濺起火點。

砲手們騎在高大的馬上，

把大衣領子扶到耳梢，

昂着頭，

望向遠方。

而走在公路左側的，

是堅強的朝鮮人民

鐵輪的牛車。

載着疊積如山的箱子，

載着堆得高高的糧秣的草袋，

轆轤的，輾軋着

自己房舍的烟塵和瓦礫，

同我們一起，

雄壯的，

向前進。

在這兒——

在經過的地方，

他們有的，過去

曾經沿着鐵道線，

用錘子敲過顆顆的路釘，

有的曾經在黃昏，

在這條沒名字的河水裏洗過澡，
有的曾經駕駛着汽車，
不止三次五次的駛過
那些城池，那些鄉村，
連他們自己生長的房子，
但，這些都毀滅了，毀滅了。
今天，毀滅却教養着這些
無數揮動在車轅旁邊的
復仇的好漢，
要他們
堅決的，
向前進。

「謝謝你們，朝鮮弟兄！